

踮起脚尖 来爱你

圣妖
作品

DIANQI JIAOJIAN
LAIAINI

南夜爵：「一旦爱上，我会霸占她一生，
不死不休，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

踮起脚尖

[上]

来爱你

圣妖 著

DIAN QI JIAO JIAN
LAI AI NI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踮起脚尖来爱你 / 圣妖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52-3975-8

I. ①踮… II. ①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973号

书 名 踮起脚尖来爱你

著 者 圣 妖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

特约编辑 孙小淋

封面设计 千 千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0

字 数 47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975-8

定 价 55.00元（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录 · 上

第一章 追逐的游戏	1
第二章 曾经的最美	24
第三章 熟悉的眼睛	49
第四章 幸福在身边	75
第五章 订婚宴骗局	98
第六章 打破他的头	121
第七章 佯装的乖顺	148
第八章 第二个阎越	174
第九章 抬头再遇见	200
第十章 一个月时间	227



踮 起 脚 尖 来 爱 你

目录 · 下

第一章 回到他身边	245
第二章 抵触的亲热	267
第三章 斗舞的疯狂	290
第四章 最好的礼物	312
第五章 最初的爱人	334
第六章 坠落的天使	356
第七章 决绝的偿还	383
第八章 孤独的祭奠	408
第九章 最美是相爱	434
第十章 番外之蝌蚪	459



踮起脚尖来爱你



第一章

追逐的游戏

踮起脚尖来爱你

喧嚣的城市，夜幕将至，天空很沉，俯瞰下方，白沙市中心的大卖场内依旧灯火通明。

一名高挑的女子身穿白色紧身衣、及臀超短裙，足蹬一双十厘米高的同色长靴，素净的小脸化着得体的妆容，正时不时地看着腕上的手表。

容恩厌倦地望向卖场内来来往往的人群，要不是工作需要，她才不会穿这种衣服到这儿来。一见有人过来，她忙挂上职业性的笑容：“欢迎免费品尝我们公司的新产品，早晚一杯，有助于消化。”一听说是免费，便黑压压地聚了一批人上来。容恩忙不迭地宣传起来：“现在起，实行优惠，买二送一。”

好不容易送走一批人，她再次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六点整，重重吐出一口气后，她这才轻快地低喃道：“下班。”

跑到休息室换上便装，顺便将脸上的妆洗去，容恩拿起一旁的面纸狠狠地擦了几下。高大的落地镜前，她姣好的面容不带一丝表情，将面纸揉碎丢到一旁的垃圾桶里后，这才步出卖场。

回到一座老式的公寓前，爬上几十阶破旧的楼梯，一推开门便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妈，我回来了。”

这是一间四十平方米的公寓房，里面的布置相当简单，刷成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两个中国结。容妈妈听到声音，正好自厨房走出来，手上还端着两盘菜：“容恩，累不累啊？”

容恩放下手中的包在桌前坐下：“不累，就是腿有点酸。”也难怪，一天八小时，除了吃饭都是站着，要命的是，还穿着那么高的鞋。

“唉，容恩啊，你说你那么高的学历，怎么会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容妈妈将盛好的饭放到她面前，也跟着坐下来。

容恩不解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每次我去面试，人家明明在电话里说得好好地，可是一看到我的简历就变卦了，有的公司甚至连简历都不看，提到我的名，就直接把我拉进黑名单了。”

容妈妈随意地扒一口饭：“照理说，我们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容恩同意地点点头：“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得罪什么人啊？”

“妈，慢慢来吧，还能被压垮不成？”容恩换了个语气，随意扒了几口饭，年轻的脸上的依旧自信满满。

“我就是怕你太辛苦，”容妈妈心疼地将菜夹到她碗中，“多吃点。”

“妈，快来不及了，晚上还有个家教呢。”容恩匆匆吃了几口，抓起桌上的苹果站了起来。

“容恩啊，早点回来。”容妈妈不放心地跟在后头，将手里拿着的外套塞到她手里。

“知道了。”容恩忙接过，快步跑出去。

白沙市，一个被誉为“世间天堂”的地方，霓虹灯下，物欲横流，有钱，这便是天堂。看往车水马龙的街道，容恩的嘴角扯开一抹淡笑，带着几分讽刺。

其实，她现在要赶往的地方，正是白沙市最大的夜总会——欲诱，恰如其名，极尽骄奢靡乱，只是在那里打工收入可观，足可维系家计。

上了公车，几站就能到。容恩习惯坐在最后排，透过茶色玻璃，将外头的夜景一一收入眼中。布满彩灯的绿化，不再朴素，被强行点上奢华，这样的夜，她不喜欢。

“欲诱”门口，两个烫金大字高高悬挂在足有几十米的空中，一半镂刻，一半填实，冷冷睨视着即将堕落的人群。

酒吧内，DJ放着最动感的音乐，挑起舞池内一浪浪的回应。暧昧的灯光下，男女热舞，陌生的肢体也可脱离世俗，这儿，有的就是迷……乱……

容恩换上套装，拿过一旁的酒牌——一号会所，看来今天又有可观的小费了，她眉眼浅笑，轻轻地拉开嘴角。

一号会所是欲诱里唯一的VIP，来的一般都是商界的精英抑或政界名流，出手自是阔绰。

“容恩，长得漂亮就是本钱啊，又是一号会所呢。”一旁的丽丽羡慕地望了眼她手中的酒牌，脸上的妆容浓艳至极，紧身衣下的身材更是火辣。

容恩扯起一抹笑当作回答，端起一旁的酒托朝一号会所走去。

“哼，神气什么啊，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叫一个美呢！”丽丽不屑地瞪着她远去的背影，迈开步子，搔首摆臀，朝着指定的包厢走去。

容恩一手托着酒盘，一手轻轻带动把手，门便开了。与外面不同的是，里面竟出奇的安静，隔音效果可见一斑。

她将门关上，上前几步将手中的酒摆放到茶几上。

容恩的眼睛不自觉地向周围瞟去，只见水晶质地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整包的白色粉末，周边围着几人，正将那些东西一一归拢。由于灯光暗淡，容恩并没有看清楚那些粉末是什么。她蹲下来，扭头望去，就看见一旁的意大利沙发上，一名男子半隐在黑暗中，只露出精致西装裤下那一双修长的腿。

容恩将准备好的绿茶倒入酒中，动作熟练地兑起来，静谧的会所内，只有调酒时发出的冰块撞击声。

边上几人将手中的东西有序码开，一人拿出随身的刀子，在其中一袋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隐在黑暗中的男子，眼微微眯起，从容恩的角度望去，多了几分阴森。

一人手上沾起些粉末，放到鼻下轻嗅了一下，片刻后，朝着那名男子点点头。

容恩小脸忽的惨白起来，这，不会就是电视中的毒品吧？

虽然在上岗前就接受过培训，领班也说过，出入欲诱这种地方的，什么人都有，就算看到杀人放火也不能吱一声，可是，这也太吓人了吧？

“过来，倒几杯酒。”那人将东西涂在纸巾上，双眼对上容恩，语气充满不耐。

容恩及时反应，将玻璃酒杯码成一排，拿起兑好的酒倒起来。

包厢内已经雾气氤氲，容恩半跪在毛毯上，垂下脑袋，等候客人的吩咐。想想自己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里，而这些人过的岂止是人上人的生活，完全是纸醉金迷。

几人拿起桌上的酒对碰了起来，见容恩垂首在一边，阿元不悦地大喊起来：“愣着干什么？给爵少倒酒。”

“是。”容恩拿起酒杯向黑暗处的人影靠近，轻轻地唤了一声：“您的酒。”

男子交叠于膝盖处的脚放下来，身子一倾，便闪出黑暗。

光照下的脸，近乎完美，浑然天成的霸气给人以一种无形的压力，周身弥漫着冰冷的气息，这个男子，有着他人没有的冷酷魅力，轮廓很深，棱角锋利。

南夜爵接过容恩手中的酒杯，指尖相触，带着一股势如破竹般的凉意。

“爵少，又一个女人拜倒在你的西装裤下了。”先前的那男人大声笑起来，脸转向一旁的容恩：“喂，陪我们老大睡一晚怎么样？”

容恩面无表情地低下头，见惯了客人的调戏，这不算什么。

“你功夫好的话，说不定我们爵少就包了你，总比你在这儿做服务员好。”旁边的几人附和地笑起来，语调轻浮。

南夜爵掏出皮夹，从里面夹出一叠现钞，当着众人的面，从容恩敞开的领口塞了进去。

她嗖地抬起脑袋，这样的客人还是第一次碰到，一时竟不知怎样应对。

男子冰凉的指腹触在她柔软的胸前，甚至碰到了内里的文胸，伸出来时，指尖若有若无地在胸前划过，引得她全身一阵战栗。

“触感不错，不是隆出来的。”男子笑着喝尽杯中的酒，双眸紧盯着女子。

容恩紧咬住下唇，一股强烈的屈辱感自心间浮出。她知道，此刻塞进她内衣里的现金

不是小数目，至少下个月的生活费和房租都不用愁了，自尊，在这个时候当不了饭吃。微微平复了下，再抬起头时，容恩脸上竟挂着一抹纯净至极的笑意：“谢谢。”

南夜爵黑眸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厌恶，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容恩此刻的笑，将手中的酒杯放回女子手中，便隐回了黑暗中。

容恩拿起一旁的酒，继续兑起来，胸口的钱像一团火一样，烧得她难受极了。

带着伪装起来的笑容，容恩一一将空酒杯倒满。暗黄色的液体和着淡淡的泡沫，诠释着人间的享受。她挪了挪跪得发麻的膝盖，眼潭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反感。

咚咚——门敲了两下后被打开，领班带着几名小姐走进来。脸上挂满谄媚的笑：“爵士，这是我们欲诱最好的姑娘了，今天可是特地为您留着的。”

她转身将身后的一名女子拉上前，推搡几下：“她叫Candy，是刚来的，还是干净的，保管对爵士的味。”

Candy有些不适地缩了缩身子，待看清楚南夜爵的样貌时，脸上立马多了几分羞涩，主动地靠过去。

容恩维持着方才的姿势。看来皮相好的男人就是有一套，走到哪都吃香。

另外几人见状，也都娇笑着选择了自己的金主。领班笑着退出身子，关上门前，还同容恩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好好服侍。

包厢内，瞬时充斥着男人们的调笑声，女子娇媚的呻吟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跨坐在南夜爵腿上的Candy，一声近乎痛苦的柔腻呻吟溢出，尾音拖得长长的，这个男子，调情手段果然一流。

容恩见怪不怪地整理桌上的东西，眼睛瞟向一旁。半晌后，她不自觉地看看腕上手表，都十二点了。欲诱不比别的酒吧，在这里，服务员只要带的会所客人散了便可下班。

明早九点，她还要赶超市的班。容恩抬起瘦削的小脸，迎面却对上了南夜爵深邃的目光。Candy整个身子挂在他身上，男子的手早就顺着她的衣摆钻了进去，容恩忙收回视线，暗想着应该到她下班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Candy身子动了动，顺着南夜爵的肩无力地滑落下来。一阵压抑感临近，他高大的身躯已站起来，名贵的西装上没有一丝褶皱，内里的亚麻衬衫光洁如雪，高贵得让人亲近不得。

南夜爵率先走出包间，身后的Candy忙欣喜地跟上去，转眼间，人便都走光了。

从方才的窒息到如今的冷清，只需那个男人勾勾手指的时间。

容恩一刻也不耽误地收拾起来。桌上多了好几瓶没有开启的轩尼诗，她的脸上挂起一抹笑——又有额外收入了。

快速地收拾好一切后，容恩回到休息室换下衣服，将胸前的钱一张张拿了出来，足足有大几千。上面的余温灼烧着她的双手，钱，真是烫手！吸吸鼻子，她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偷偷将几瓶酒放入随身携带的包包内，便离开了欲诱。

到家时已近凌晨两点，刚打开门，客厅的灯便亮了起来，容妈妈披一件外套走出房

间：“容恩，怎么这么晚啊？”

“哦，我家教的对象是一名老外，白天要上班，就只能晚上加班熬夜了。没想到在我们嘴里说得这么溜的中文，到了他们嘴里就全失了味。”容恩故作轻松地边将鞋子脱下，边搪塞道，“妈，很晚了，去睡吧。”

“嗯，你也早点休息。”容妈妈虽有疑虑，但见她已经到家，一颗心也就定下来，折身回到了卧室。

容恩躺到床上动也不想动，伸手将一旁的床头柜拉开，取出里面的一封简历。照片上的女子黑发披肩，素面朝天，却有种别样的美丽，动人的眼睛望向前方，微斜视，似是盯着某个方向。

那个方向……

容恩原先上扬的嘴角忽然抿起一汪苦涩，无以名状的酸楚开始在心底蔓延。她重重地将头埋在枕头上，一人社会，便染上了这无尽的铅华。她小心地将简历放到一旁，后天没有白班，还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吧，太累了。

翌日。

一天站下来，容恩没有歇息片刻。马不停蹄又赶去了欲诱。休息室内，一帮人叽叽喳喳个不停，时不时地还冒出几声兴奋的尖叫。

容恩一走进去，便看到一堆人正围着Candy问个不停，不用想都知道是关于昨晚的细节。

容恩旁若无人地换上衣装，这时，领班也走了进来，她双手合起，重重拍了几下，示意大家靠拢到一起。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会跳舞？今天献舞的小末生病没有来，缺了一个领舞。”领班望向四周，眼中已然写满焦虑，这临到点子上才要换人，只能靠运气。

容恩沉重的眼皮抬了抬，又再度垂下去。

在大学的时候，她就学过舞蹈，现在的白领都学钢管舞、异族舞，那时候，学校就专门增设了一个舞蹈班，自己在校时就学遍了。

但，容恩没有站出来，她学这些只是因为兴趣，并不想在舞池内表演，特别是当着那些只顾享受的花花大少的面。

领班见没人答话，尖细的高跟鞋不断地在昂贵的地板上踱来踱去：“这可怎么办！上面的经理说，谁上去跳，十五分钟，五千块钱。”

“哇，这么多！”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尖叫，连容恩也动容了，五千块，自己站一个月的超市才一千五。

领班双手横在胸前，目光一一在众人脸上扫过，其中的不耐与焦急都表现在神色中。

犹豫了下，容恩最终还是沉重地举起手：“领班，我会。”她不知道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怎样的，只知道，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心口蔓延，像是，将自己卖了一般。

“真的？”领班欣喜地将她拉出人群，“以前学过？”

“对，在学校的时候，后来校庆还表演过。”容恩自信地望着对方，没有片刻犹疑。

“好。”领班开心地拉上她走出休息室，“跟我来。”

两人来到隔壁的一间包厢，领班找出一套合身的衣物叫她换上：“快点吧，马上就要出场了。”

容恩换上超短热裤，一双黑色长靴套至大腿处，极尽诱惑，上半身一件紧身露脐装，勾勒出她绝妙的纤细蛮腰。她将发带轻轻一拉，如墨黑发飞流而下，倾散在腰间。无须调教，本身便是风情万种。

舞池中央，高高的T台凌驾于整个酒吧之上，悬在半空的感觉如天际飘过的云，一旁的DJ戴着耳麦，奏响了狂欢之夜的序曲。

“下面，有请我们欲诱最火辣的风情美女，她将带大家进入一个全新的HIGH世界，让我们的掌声响起来，身形舞动起来吧！”DJ的声音伴着陆离的灯光，引来阵阵热烈的回应声。

容恩踩在玻璃走廊上，中央的T台缓缓降下，她踏上高台，在人群中缓缓升至上空。

“噢噢噢——”底下的人不停地鼓掌，间或响起阵阵轻浮的口哨声。

喧闹声中，忽的，舞池内本就暗淡的灯光全数熄灭了，半空中，镁光灯齐聚，红得妖娆。容恩反手攀住晶亮的钢管，身如蛇形般舞动，曼妙的身姿在灯光的映衬下，有着像要将人化成春水的柔腻。

紧致的臀贴上钢管，随着身子的舞动，欲拒还迎，一头黑发缠在臂间，女子半转过身子，媚眼如丝，煽情的舞姿使得舞池间的气氛一波高于一波。

脚下一用力，双手缠上钢管，下半身飞转起来。在欲望的顶端，修长的双腿依附在钢管上，整个人倒挂着，随即腰间猛地用力，一手抓住钢管的一边，身子顺着钢管缓缓落下。

丰满的胸，完美的臀，在钢管舞中极尽妖娆，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女子的脸上有着朦胧的迷离，底下的气氛被掀至最高潮。容恩轻松地跳完了这十五分钟，带着一身荣华，望向下方。

三楼的一处，高大的落地窗被黑色质地的珠帘挡在外头，完全将欲诱分割成两个空间。一只大掌从里头拨开一角，男子将手中的酒杯凑至薄唇前，轻啜一口。极具致命诱惑的嘴角轻轻勾起，伸出修长的食指做了个手势。

随着T台的降落，容恩在保安的安排下回到了走廊，刚要跨步，便被两人给拦住去路。

“老板要见你。”

“老板？”容恩望了望四周，早就听说欲诱的老板极其神秘，就连这里的经理都没有见过他的面，怎会见自己？但，一想到即将到手的五千块，她还是乖乖地跟在了两人身后。

欲诱的三楼，不只容恩从来没有去过，就连这里的经理、领班都没有跨上过一步。

短短几步路，却让她倍感压抑。终于在一间房前停下，一名保镖模样的男人打开门，示意容恩进去。

刚走了两步，门便在背后关上了，咔嚓一声，干净利索。

黑，还夹带着寂静，伸手不见五指。

容恩害怕地向后退去，手在门上摸索了起来，却怎么也摸不到门把。一种在黑暗中的求生本能迫得她双手紧握，在门上敲打了起来：“放我出去！”

身后传来细微的脚步声，容恩停止拍打，身子紧贴在门上，心跳得厉害。她感觉到一种令人压抑窒息的东西正从每个角落冲击而来，她感到害怕，却被死死地困住，挣脱不了。

背后传来一阵温热，一股男性的气息压在她的身后，将她禁锢在门与胸膛之间。

“老，老板？您找我？”容恩颤抖着身子，强迫自己恢复几分镇定。身上，早就是冷汗涔涔。

男子不语，上前一步，两人贴合得更紧了。这人，至少是一名高大的男子，容恩的头正好被压制在他颈间，动弹不得。

一股更加温热的气息蹿至女子的耳畔，夹杂着男人细微的喘息声，暖暖生情。

下一刻，炙热的火苗直接印在容恩的颈窝，容恩抵挡不住这陌生气息的靠近，却又觉得羞辱，她的身子不断地挣动起来：“放开我，放开我——”

身后的男子臂弯一收，将她紧紧圈住，她的力怎么也使不上，犹如困兽之斗。

“不要——”容恩惊惧地出声，脑袋不停地晃动起来。

男人一手挑开她的超短紧身衣，从腰际钻进去，双掌肆无忌惮地在她背上游走，容恩只觉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思绪一片混沌。

“专心在欲诱领舞，我会捧红你的，怎么样？”男人终于开口，声音带尽无限的蛊惑。

容恩净透的眸子在黑夜中闪亮如炬，带着满满的抵触：“不可能，今天只是一个意外。”

“这么不听话？”男子微微施力，更近地压迫过去。

“你——”容恩白皙的小脸在幽暗中涨得通红，身子因激动而战栗起来，“我不是这里的正式员工，你管不了我的。”

“是吗？”男人的语气似是极不在乎，她的坚定到了他的耳中，就犹如一缕清风吹过广阔的海面。

容恩倒抽一口冷气，动也不敢动一下，微凉的手指引发的却是无尽的火热，她强自冷静下来，脚尖轻踮起，刚要向后踹去，便被男人摸清意图，用力拉起后重重压回墙壁上。

她痛呼出声：“对，我不会在这里上班的！”容恩的语气倒是坚定无比。

她身子忽的被扳正，男子炙热的吻铺洒而下，即使在黑暗中也精准地找到了她的唇，吻，却不像吻，撕扯着她的嘴角，引发一阵钻心的疼。

容恩的身子虚软无力地靠在背后的门上，而此时的男人似乎也玩够了，手一松，任由她的身体滑落至地板上。

“好，我倒要看看，可别哪一天自己哭着回来求我，到时候……这游戏可没有今天的这么简单。”说得如此直白，他的语气中饱含了满满的自信，甚至，还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轻蔑。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虽然暗得不见一丝光亮，容恩还是倔强地抬起了下巴，眼中

满是坚韧。

男人笑着站起身子，向一旁走去，回来时依旧准确地在容恩身前站定，将手中的钱扔到她身上。

肩头被砸得有些疼，钱顺着手臂全部落在地面上。

容恩摸索着拿了起来，竟是好几打现金，足足好几万。她拿过其中一打，在中间抽出一半：“这是我今晚的报酬，其余的你就自己留着吧。”

厌恶的语气如此明显。这是自己跳舞换来的，不算可耻，昨天的钱，亦是自己辛苦赚来的，所以照样拿得心安理得。

容恩一手撑在门上，站起身子，摸了半天还是没有摸到门把，身后传来男子戏谑的嘲笑声。嘀的一声，男子收回手，原来，这门上安装的竟是指纹锁。

容恩一秒也没有多待便跑了出去，看来在欲诱也干不长了。

身后，男人暗夜中的笑声越来越大，尾随其后。

回到家，容恩将兜里的钱拿出来同昨天的放在一起，已经有一万多，至少，未来的三个月有保障了。

她再次拿出柜子里的简历，手指划过上面隽秀的字迹，已经记不起当初填写时的心情了。

第二天一早，容恩就换上一身套装出了门。这身套装是为了找工作特别买的，她也忘了到底穿过几次。

一上午很快便过去了，容恩拿着简历敲开了又一个人事部的门。

“进来。”职场化十足的语气，里面的主管看到她，笑着点了点头。

“坐吧，”主管指了指对面的座位，容恩忙将简历递过去，主管接过，眼睛迅速扫一眼，“学历不错。”

主管严肃的脸上挂起一抹淡笑，让她紧握的双手不自觉地放松。

只是，笑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当主管看到姓名栏时，下意识地抬抬眼镜，质疑的语气如此明显：“容恩？”

“对。”容恩不安地点了点头，心，在这一瞬收紧，以往的面试，已经不止一个人这样问过。

“唉！”果真，主管轻轻叹口气，将简历递回去，“我们不能录用你。”

“为什么？”容恩不解地询问出口。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

“这点无可奉告，你出去吧。”主管的脸上恢复了初见时的严峻，埋下头自顾自整理起桌上的文件。

心，再度跌至谷底，仅有的希望化为泡沫。有的希望，还是不要给的好。容恩拿起桌上的简历，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回到下方的世纪广场，容恩的右手用力地握紧，手中的简历便卷起一角，变得皱巴巴的。她终是不忍心地收回手上的力，将简历摊在掌中，抚平。

阳光炽烈得让人睁不开眼，五颜六色的光晕更让人目眩神迷，容恩深吸了口气，在一

旁的长椅上坐下来。

边上，同样坐下歇息的沈默望了失魂落魄的容恩一眼，眸光转到她手中的简历上：“建筑设计，你是出来找工作的吗？”

容恩回过头望向她：“对，不过没有找到。”

“你的学历很高呢，专业也很吃香。”沈默拿过她手中的简历，端详起来。

容恩苦笑着摇了摇头：“可就是没有公司要我。”

“你有兴趣去我们公司试试吗？不过规模不大，是我们几个人合伙开的，刚起步。”沈默自信满满地将简历还到容恩手中，笑颜灿烂无比。

“真的吗？”她难以置信地抬起脑袋，还未来得及消化这戏剧性的一幕。

“当然。不过工资可能不高哦，第一个月两千，”沈默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公司刚运转，还没有上轨道呢。”

“不，两千已经很不错了，谢谢你。”容恩开心地站起身子，这是毕业以来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好，我叫沈默。”她站起身子。

“容恩。”

“这是我们公司的地址，你明天早上九点来上班。”沈默将手中的名片放到她手中，拿起了一旁的包包。

容恩接过名片，开心地点点头。与沈默分手后，容恩特地去了一趟大卖场，把工作给辞了，还买了不少菜。满布阴霾的天，被拉开了光明的帷幕，心也亮堂了。

一回到家，容恩便开心地冲着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喊起来，“妈，快点出来。”

容妈妈闻言忙走出来：“容恩，什么事这么高兴？还买了这么多菜。”

“妈，我找到工作了。”容恩放下手中的购物袋，一手攀上容妈妈的肩膀。

“真的？”容妈妈忙将桌上的袋子拎到厨房，“太好了，总算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了。”

容恩跟着挤进狭小的厨房，拿出袋中的菜拣起来。

“容恩，既然找到了工作，就把晚上那份家教辞了吧，一天两份工也顾不过来。”

容恩抬头想了想，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妈，过段日子再说吧。”

毕竟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根本就不够两人的开支，虽说欲诱充满了危险，但至少赚取的钱是可观的。

容妈妈没有继续坚持，只是忙着手中的活。

晚上，容恩还是去了欲诱，带着一份忐忑来到酒吧大门口。

欲诱门口的停车场内，一辆疾驰而来的顶级跑车在容恩身旁刹住，车门打开，一名保镖模样的男子跑到对面拉开另一扇车门，下来的正是一身休闲打扮的南夜爵。

挺拔的身形，还是那张冷冰冰的脸，老天就是如此不公，给了这人那样的权势，还毫不吝啬地给了他一具那样的皮囊。

南夜爵率先上前几步，在容恩面前小小的驻足后，又冷着脸走开。

她看了那辆车一眼——布加迪威航，就算自己穷尽一生的积蓄，也买不起它的一个车轮。

舞池内靡乱依旧，这就是富贵的生活，拿钱来买享受。走廊两侧的包厢内，不知是无意还是刻意，总有那么几扇门敞开着，活色生香，上演着一个又一个有钱人的游戏。

容恩换好服装，翻开了酒牌——二号包厢。

一旁的丽丽一看，开心地把玩着手中的酒牌：“哈哈，今天轮到我了，一号会所！对了，好像又是那个爵少，他，是不是很大方啊？”

容恩照着酒单备好了酒水，眼睛抬都不抬一下：“对。”

“噢，太棒了！”丽丽开心地拿起梳子对着一旁的落地镜梳起来，再看了身上的紧身衣一眼，将本就暴露的V字领往下拉了拉。

容恩打开二号包厢的门走进去，客人还没有到。她看了压在桌上的酒单一眼，细细地与托盘上的酒水比对过后，这才开始兑酒。

普通的包间亦是豪华无比，一晚就要好几千块钱。容恩将托盘上的纸巾、果盘放到一旁，等待着客人。

门忽的被人打开了，走进来的赫然是领班。

“容恩，快点出来。”领班拉起她的手向外面拖去。

“怎么了，领班？”容恩不明就里，只得跟在身后。

“今天爵少来了，点名要你去一号会所。快点，等他发怒可就不好收场了。”领班一手仍紧紧抓住容恩的手，在一号会所前停下了脚步。

丽丽一脸懊恼地站在门外，看到二人到来，更是脸色阴郁地瞪了容恩一眼。

“还站着干什么，去二号包厢。”领班将丽丽手中的托盘拿过放到容恩手中。

容恩忐忑地接过，想起南夜爵那晚的举动，有了几分犹豫。

领班见她不动，便一手轻轻地放在她肩上：“容恩啊，现在的社会赚钱不容易，况且，你不是我们这里的小姐，他不会把你怎样的，有些肢体的接触，那也是难免的。”

容恩抬起下巴，点了点头，这才推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只有南夜爵一人，他上半身躺在名贵的沙发上，双脚自然叠放于面前的茶几上。

容恩慢慢地走着，下意识地感觉到那是一种危险的讯息，南夜爵的眼半眯着，却是一瞬不瞬地盯着她，双手打开，张在椅背上，整个人看上去强健有力。

容恩走到他面前，将酒打开，倒入绿茶开始兑酒。来这里的客人纯粹就是消遣，喝什么酒已经不重要了。所以酒吧都会实行这种兑酒，以免玩到兴奋时伤了身子。

酒吧的制服都是超短型，容恩跪在柔软的毛毯上，刻意将身子抬高，以免走了光。男人不说一句话，目光却始终在她身上流连，毫无顾忌，极其火辣。

会所内安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清楚，容恩倒酒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南夜爵放下双脚，身子向前倾，容恩一眼望去，正好看到他宽大的休闲衫因身子的前倾裸露出内里强有力的胸肌。南夜爵拿起桌上兑好的酒喝了起来，半指高的酒杯正好够一

饮而尽，淡黄色的液体润湿了他性感至极的双唇，带着满满的暧昧。

容恩双手放在膝上，保持着一贯的动作，不期然地，一杯酒伸到她面前，还有男子放大的俊脸：“喝了它。”

容恩拿起酒杯，毫不犹豫地喝下去，这样的要求，基本上每天都会碰到。兑后的酒失了烈性，浓度不高，但是酒味十足。

还没来得及喘息，一杯酒又被递了过来，她不带一丝表情地接过，尽数喝下去。

这个男人似乎玩上了瘾，容恩在这时才突然有了一丝慌乱：“先生，我不能再喝了。”

南夜爵将酒杯举至她的唇间，压了上去，容恩紧闭着双唇不肯张嘴，再喝下去，肯定会醉死在这儿的。

酒杯压在唇上，鼻尖泛滥着浓浓的酒味。南夜爵收回酒杯，手指翻转，就着容恩的唇印喝下了杯中的酒。这样的举动，分明带着撩拨。

咽下喉中的酒，他又拿起一杯酒，杯沿倾斜，竟尽数倒在容恩的超短裙上。

“啊——”被酒的冰凉一惊，容恩看着浓郁的酒被吸收进去，在白色的布料上留下一摊深浅不一的色泽，向四处不停地蔓延。

“陪我睡一晚，怎么样？”南夜爵终于开口，盯着她的眼中燃烧着灼灼烈火。

“爵少，您还是找别人吧，我们欲诱的姑娘个个漂亮。要不我帮您叫领班？”容恩双手交叠着放在膝盖并拢的地方，眸光雪亮地望着他。

“你开个价吧。”南夜爵丝毫不为所动，轻佻的手已经抚上她敏感的锁骨。

“爵少，对不起，我不是这里的小姐。”容恩向一旁侧了侧身子，想躲开他的手，没想到这一躲不但没有避开，还让他的手直直地落在自己的腿上。

“你——”她有些恼怒地向后退了退，所幸，门也在这一瞬打开了。

“爵少——”容恩欣喜地回头看了一眼领班，领班的身后跟着一名年轻的女子，“爵少，这是新来的，今晚就让她陪陪你？”

容恩感激地对着领班扯开一抹笑，头顶处却传来男人冰凉的声音：“出去。”

容恩忙站起身子，虽然腿还有点麻，但她仍拼命站起来。还好，领班及时来了。

只是身子还未转过去，便被一股强大的力扔到一旁的沙发上。“我没叫你出去，”南夜爵望了门口的两人一眼，“出去，把门带上。”

这是什么情况？容恩慌忙坐起身子，将裙摆往下拉了拉。

一旁的领班忙赔着笑上前几步：“那个，爵少，容恩她不是我们这儿的正式员工，她——”

“出去。”南夜爵的声音没有丝毫怒意，却是冰凉得令人战栗，凡是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是他暴怒的前奏。

“是是是……”领班一急，不敢再多加阻止，忙催促身后的女子出去，在将门带上之际，朝着容恩投去一抹意味深长的目光。

在这鱼龙混杂的欲诱内，总有些情况令人措手不及，容恩既然走到这一步，就必须有

这能力去承受，欲诱不可能为了一个服务生去得罪权贵。

尤其对方还是南夜爵。

南夜爵望了眼满是警惕的容恩，嘴角饱含着笑意：“你放心，我不会逼你和我做的，我可不喜欢强上。”

容恩听闻，心稍稍放了下来。

南夜爵自口袋中拿出一支金笔，带着闪闪的寒意，在她细腻的大腿上写下一串号码：“十天的时间，想通了就打电话给我。呵，我想大概用不了那么长。”

容恩瞅了眼那串数字。竟然连号码都那么贵气，几个数，只消一眼就可铭记于心。

同上次一样，南夜爵拿出一沓钱，只是这次没有塞到她的内衣里，而是塞到了她并拢的双腿间，带着滚烫的温度。

容恩仰起笑的脸上暗藏着切齿，恨不得狠狠地甩他一巴掌。下流的人见多了，就没见过这样的。

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握紧。每次，她都逼着自己笑脸迎人，将对方给的小费收下，不准厌恶，不准委屈。肚子都填不饱，心里再有苦涩，她都要咽下去，钱，没有什么不好。

她深呼出一口气，喉间，越发哽咽。

南夜爵起身走出包厢。容恩盯着他的背影望了一眼，钱铸就出来品位，一点不假。

回到休息室，容恩收拾了几下便换上衣服回家，想到明天就能上班，郁闷的心情总算好了很多。

将手中的钱放到柜子内，光这两天的小费就顶她一年的工资了。也难怪，只有不为钱愁的人，才会在欲诱那样的地方夜夜笙歌。

一大早，容恩就拎着包出去赶公车。长发束起，一身简单的衣装，牛仔裤，小外套，脸上神采奕奕，失了夜间的妖娆，多了一份纯真。

上班族都在赶这一班公交，容恩照着名片上的地址找了半天，还好，终于在九点以前找到了。

这是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面简单地放着几张桌子、几台电脑，沈默在靠近门边的电脑前，不断地敲打着键盘，嘴里还咬着一袋牛奶。

见到容恩，她忙放下手中的活，迎了上去：“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同事，容恩。”

另一台电脑前的脑袋抬了起来：“你好，苏伦。”

这间办公室里，加上容恩才三个人。

“容恩，你就坐这儿吧。”沈默将她旁边的座位拉开，“还有三个人跑业务去了。”

“好。”容恩翻看着桌上的资料，开始熟悉公司。小公司的好处就是，各管各的，没有多余的烦恼。对容恩来说，工作上手很快，大学时，她的设计稿就已经参加过城市建设比赛，还得奖了。

午饭是叫的外卖，几个人凑在一处，这时才将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